



後臺灣文學

周慶華◎著

後臺灣文學

周慶華◎著

後臺灣文學 / 周慶華著. -- 一版. -- 臺北市
：秀威資訊科技, 2004 [民93]
207面；14X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AG0012)
參考書目：193-207 面
ISBN 986-7614-15-1(平裝)

1. 臺灣文學

820

93001055



語言文學類 AG0012

後 臺 灣 文 學

作 者 / 周慶華

發行人 / 宋政坤

總編輯 / 傳達德

文字編輯 / 張家禎

美術編輯 / 黃偉志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行銷業務 / 李坤城

POD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劃撥帳號：1956386-8

2004年 2 月 BOD 一版

定價：250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4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序

有朋友問我：「做學術研究就一定要跟人家爭辯或批判人家嗎？」這倒讓我很費心的要去想有那一種學術研究是不用跟人家爭辯或批判人家的？想來想去還真想不出有這種學術研究。所以我給的答案是：「除非不幹這種事，不然都要裝備自己在學術殿堂上跟人家比劃較量。」朋友思索了一回，又說：「這有什麼意義？」是啊，這又有什麼意義？我一時間茫然了。在過去我可以用權力意志和文化理想等理由來支持自己的抉擇，現在卻像一個在暗夜裡急著找燈的人那樣的窮渴望。「宿命吧！」我黯然地應著，「一旦走上學術這條路，就註定要當個過河卒子！」朋友不說話了，彷彿這個世界突然添了許多不該有的背負，都是像我這種「沒事找事幹」的人所強加給它的。

想想出版了二十幾本學術書，每一本都像個磚塊立在強勁的風口，徒讓過往的人繞道行走，卻不知道是否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我有『後學』三書哦！」最近又為有新的藉口而兀自昂奮了一陣子。每逢人問起我又在「幹什麼」時，我就抬出已經出版的《後宗教學》以及正在出版的《後佛學》和《後臺灣文學》回應。「哦！」問的人多半這樣從鼻孔發出一聲後就不再搭話。我本來想為這後學三書多作點解釋，卻因為對方滿臉的狐疑和困惑而作罷。「你為什麼不用『新』而用『後』？」總算有出版界的朋友注意到書名本身可以製造話題而跟我抬槓了起來。「哈，就像『新布鞋』、『新女性主義』、『新臺灣人』等等一樣，都會

變『舊』，不如用『後』來得有新意。」我興頭一起不免多耍了一點花腔。其實，我想說的是後學是「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後設哲學」等等融合後的進一步發展，它主要是不滿於「前學」而後發的。但看著對方無心再對談下去，我也只好收斂而試著另起別的話題。

「你是說臺灣文學嗎？」這是一位久未碰面的朋友在電話的那一端傳來的驚訝聲。「臺灣有文學嗎？」衝著他這句話，我差點像本土派的人士那樣扳起臉孔來教訓他一頓：「你這沙豬！臺灣沒有文學，那裡才有文學！」哎呀，人家只不過是閑聊而問起我的近況，何必要發脾氣？「是啊，目前臺灣是沒有文學的；但如果照我書裡所提示的途徑去創作，將來一定會有文學的。」我終於按捺住心中的一股莫名火而說出了「重點」。「真的嗎？」他嘖嘖的假惺惺起來，「那你能不能率先做做看？」我就知道這傢伙不是省油的燈，一下子就來個回馬槍。「如果我知道具體要怎麼做，我早就去做了。」我慢條斯理的答著。「那不就結了嗎？」對方好像抓到別人的辮子那樣的亢奮著，「既然你自己都還做不來，又怎麼保證那是一條可以通行無礙的路？」聽著他咄咄逼人的語氣，我很想掛掉電話；但如果這樣就豎白旗投降，不等於書都白寫了嗎？「我負責探尋前路。」我說，「只要大家肯認同而一起來披荊斬棘，臺灣文學就會有『生機』。」談到這裡，電話那頭的朋友已經意興闌珊了。他淡淡的拋下一句話：「你肯定那是要『披荊斬棘』？」「是的，一點也沒錯。」我也得在快要語無倫次前掛了電話。

經過這一番折騰，我的後學三書是不是更緊密的連成一氣而可以成為大家認知的對象？我在心裡這樣自問著。「文學和宗教，宗教和科技，科技和文學，文學和未來，未來和人類前途，人類前途和我的書-----」驀地有一道濃濁的聲音從我的背後響起，「它們統統都要有關係，也可以不要有關係！」什麼！那是誰說的？那不是我書裡說的嗎？「請你再說一遍，我沒有聽清楚什麼關係不關係的。」「不必了，你已經頭昏了，自己說過的話都忘記了，不跟你瞎扯了，不要跟你瞎扯了-----」噢，原來我是在做夢，而做夢居然也可以這麼真實。

還是說說《後臺灣文學》這本書吧！它是「旅行」了一段時日後才到秀威資訊科技公司這裡的；而對於秀威資訊科技公司的慨允出版，我除了感謝還是感謝！眼看當今學術書依然無法擺脫「票房毒藥」的命運，而這個社會浮華躁動的積習也仍舊不改，以至要想像這本書未來所會獲得的回響，也就比登天還難了。不過，既然有「有心人」要以無版印刷這種最新且節約資源的方式來出這本書，多少還是可以成就一件美事而值得讀者一併來雅為賞鑑了。

周慶華

目次

序	001
第一章 緒論	009
一、尋求國籍的臺灣文學	009
二、臺灣文學中的作家與作品的命運	011
三、意識形態化與去意識形態化的糾葛	014
四、網路文學興起與臺灣文學的前途問題	018
五、邁向一種新民族文學的途徑	022
六、所謂「後臺灣文學」的宣言	024
第二章 後臺灣的文學思潮	027
一、前奏曲	027
二、女性主義退潮	029
三、後殖民主義喋聲	032
四、後現代殘象	035
五、網路主義	038
六、新悼詞	040
第三章 後臺灣文學史的書寫	043
一、論題的緣起	043
二、臺灣文學與臺灣文學史	043
三、臺灣文學史建構的過程	047
四、臺灣文學史觀的爭議	054
五、相關爭議的幾個盲點	059

六、化解盲點的途徑	062
七、餘論	064
第四章 後臺灣網路社會中作家的命運	067
一、作家們的夢	067
二、網路文學興起後的變化	069
三、新的舞臺與新的問題	072
四、數位創作的明天	076
五、走出悲情	079
第五章 後臺灣新世代詩人的語言癖好	083
一、所謂新世代詩人	083
二、詩觀非詩	088
三、語言／遊戲	092
四、囁語／獨白	096
五、只是要說	100
第六章 後臺灣的歷史文學提倡途徑	103
一、歷史文學：一個文類的呼喚	103
二、歷史／文學／歷史文學的進層思考	105
三、歷史文學的虛擬性標記的確立	108
四、虛擬性「通路」的散焦特徵	111
五、再塑歷史文學的理論及其實踐方向	116
第七章 後臺灣的原住民文學	119
一、從一個「爭」字開始	119

二、原住民文學的崛起	121
三、原住民利用文學爭到的東西	124
四、在自主與發展的概念中掙扎	127
五、原住民文學的未來	130
第八章 後臺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135
一、醉新幕啟	135
二、回眸瞥見岔路	138
三、追逐風尚與抱殘守缺並進	141
四、夜郎自大的洋版與中版	148
五、何處是歸途	153
第九章 後臺灣的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	157
一、臺灣的兒童文學	157
二、「蓬勃發展」背後的隱憂	160
三、創作與研究的「提升」無力	163
四、走向創發新類型的途徑	169
第十章 後臺灣文學的開展方向	173
一、展望臺灣文學	173
二、臺灣文學的定位問題	173
三、臺灣文學的減法與加法	176
四、邁向一種新民族的文學	179
五、開發新的類型與新的方法	182
六、到世界文壇去接受考驗	184

第十一章 結論	187
一、主要內容的回顧	187
二、未來研究的展望	188
參考文獻	193

第一章 緒論

一、尋求國籍的臺灣文學

文學被冠上「臺灣」這個限制詞而變成「臺灣文學」後，跟含有特定意識形態類型的如馬克思主義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後殖民主義文學等或含有特定題材類型的如愛情文學、科幻文學、政治文學等或含有特定技巧類型的如寫實主義文學、超現實主義文學、魔幻寫實主義文學等或含有特定風格類型的如悲劇文學、荒誕派文學、後現代派文學等明顯不同。後者可以以「一義」稱名；前者卻因為「臺灣」一詞歧義未定而影響到它的位格性。換句話說，歷來凡是給文學加上限制詞的，都是基於文學有必須加以限定的內在因素（如上面所說的意識形態、題材、技巧、風格等差異），而現在所冠上的「臺灣」卻是一個外範的地理概念；而由這個地理概念能不能或可不可以轉為審美概念，就成了一個爭議點。

雖然文學可以任由人界定（而造成古來有關文學的定義紛繁多姿），但有關它是一個可為審美對象的「語言藝術」身分卻難以割捨（否則就不要強調它跟哲學、科學等等的差別）；以至把它定位在「針對某些對象進行敘事、抒情，而將所要表達的情思曲為表達（以比喻、象徵等手法來造成有如藝術品那樣將素材予以額外加工美化的效果）」的層次，也就有它在指認既有的案例和規模未來的案例上的便利性（參見周慶華，1999a；2001a）。

換句話說，當今可見的前現代文學所隱含的模象觀、現代文學所隱含的造象觀和後現代文學所隱含的語言遊戲觀等（參見周慶華，2002a），都可以讓它環繞著上述這個定義而得著有效的說明（也就是模象本身所要模擬、反映的是「現存事實」這種對象；造象本身所要創造、構設的是「理想情境」這種對象；語言遊戲本身所要戲仿、解構的是「現存事實」或「理想情境」一類對象）；而現在正在流行的網路文學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新的文學類型，也都可以依據上述這個定義而給予相當程度的安置（其中網路文學的超文本現象，是後現代的語言遊戲觀的「進一步」發展；而未來可能出現的新的文學類型，只要它還叫做「文學」，就能夠比照前面的情況而加以解釋）。在這種情況下，為文學冠上「臺灣」這個限制詞所要成就的是一種有別於非臺灣文學的文學類型；問題是「臺灣」究竟有什麼內涵可以將文學提升到能「自成一格」的地步？這就不是一件容易善了的事了。

以現有的論述來看，有些人要把臺灣文學限定在蘊涵有「臺灣意識」或「反帝、反封建、反強權等表現」的範圍（詳見葉石濤，1987；彭瑞金，1991a；江寶釵等編，1996），這樣臺灣文學就成了抗議文學或反動文學；但它所抗議或所反動的只是外來的政權以及海峽對岸的統戰威脅，卻無法一舉廓清西方強權挾著政治、經濟、文化的優勢對臺灣的支配以及難以區別於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所共有的被「殖民」命運下的文學表現，以至說臺灣文學的自主性都還嫌太早。那麼換另一些主張「語言至上論」的人的說法又如何？也不行！他們所提出的以「臺語文學」作為臺灣文

學的標記（詳見洪惟仁，1995；林央敏，1996），不但解決不了跟國內外現有文學競爭乏力的問題，還會引發更嚴重的自我分裂和敵視排外的紛爭（詳見周慶華，1997a；林文寶等，2001）。這麼一來，「臺灣」一詞想由地理概念轉為審美概念的企圖也就落空了。剩下來的，就是徒有一番憤激和蒼白的熱情以及外界疑惑相對的眼光。

本來強調臺灣文學，是要為此地的文學尋求國籍的；但凡是主張臺灣文學的人，不是不採用它的政治地理意涵，就是妄想以語言來粉飾它的實質匱乏，到頭來臺灣文學還是一個沒有國籍的幽靈！雖然於理「臺灣文學作為一種地域性文學，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新加坡文學、日本文學、印度文學、法國文學、美國文學一樣，只要經由集體的宣稱或認同，就具有合法性」（周慶華，2000a：13），但在臺灣島內還不盡人人能肯定臺灣文學是一種「國家性」（地域性）的文學之前，臺灣文學未來的道路仍會是榛莽滿塞！

二、臺灣文學中的作家與作品的命運

就在臺灣文學還有待繼續努力尋求國籍的當下，臺灣文學中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命運也「一波三折」地過來了。首先是1949年以後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一些外省籍的作家（如紀弦、余光中、洛夫、朱西寧、白先勇、司馬中原、於梨華、歐陽子、叢甦等）及其作品和外省籍第二代的作家（如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及其作品被臺灣本土派的人士（就是主張臺灣文學得有臺灣

意識或反帝、反封建、反強權等表現的那些人）排除在臺灣文學作家和臺灣文學作品的範圍之外，但他們（回）到了中國大陸卻又不被認同而依然把他們和他們的作品視為臺灣文學作家和臺灣文學作品（參見林耀德主編，1993：212），這使得這些居住在臺灣或後來有的移民海外的外省籍的作家一時間失去了「歸屬」。結果是這些外省籍的作家並未因此而改定志向，大多仍舊照寫他們的「文學」（而不是「臺灣文學」）。至於中國大陸學者所指稱的臺灣文學僅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沒有什麼獨立性（詳見白少帆等編，1987；劉登翰等編，1991；黃重添等，1991；王晉民，1994），則又徒增此地作家的厭噁，也讓此地一些力主臺灣文學隸屬於漢語文學或大中國文學（而不是中共政權所統轄的中國文學）的學者急於跟他們劃清界線（詳見馬森，1993；呂正惠，1992）。

其次是一些原住民作家有感於從日據時代以來深受日本人和漢人的雙重宰制而雅不願被歸入由本土派人士所欽定的「臺灣文學」行列；而少數外省籍作家因為有以臺灣為背景寫成的作品卻受到本土派人士的青睞而將他們納進「臺灣文學」的範圍。所謂「原住民文學超越了臺灣作家統、獨意識形態的差異，已經構成臺灣文學重要的部分。但有些原住民作家不願意被視為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他們的見解也應該獲得尊重。至於外省族群作家，如劉大任以六〇年代臺灣社會複雜的思想動向為背景的長篇《浮游群落》等小說，向來都獲得臺灣作家的尊重和肯定；不管劉大任居住在那兒，他以臺灣經驗寫成的小說應該屬於臺灣文學，絲毫

不因出身族群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岡崎郁子，1996：葉石濤序5），把這段話連到本土派人士對大多數外省籍作家的「排斥」來看，就不啻成了一種怪異的現象。原來真正純受委屈的是原住民（而不是這些宣稱被外省籍族群佔盡優勢的本省籍漢人）啊！而這樣「拉攏」外人（就是上述那類外省籍的作家）以壯大自己聲勢的結果，就是造成內部更大的分裂（本來只是本省籍作家和外省籍作家的對立，現在連外省籍作家也要面臨「挑撥離間」而忙於選邊站了）。雖然如此，原住民並未堅持一貫的骨氣和抗議的精神，他們所依賴的中文寫作（詳見田雅各，1987；莫那能，1989；孫大川，1991；瓦歷斯·諾幹，1992；夏曼·藍波安，1997）以及藉由不斷參加漢人所舉辦的文學獎來「發聲」等現象，都顯示了他們的命運還是操縱在「別人」的手裡！至於轉投向「臺灣文學」陣營的外省籍的作家們，由於外省籍的身分標記還在，倘若稍有閃失（比如立場不穩或變性不力），那麼難免就要變成常聽到的寓言故事中那隻不受天上的鳥和地上的獸歡迎的蝙蝠。

再次是臺灣文學所以強調它是「臺灣」的文學，在相當程度上是要面向世界文壇的（就是去接受世界文壇的考驗，以為確立標榜「臺灣」品牌的必要性）；只是同樣為西方人所「壟斷」的世界文壇，並不在意臺灣文學的存在（甚至連其他的東方文學也沒看在他們的眼裡）。如同西方人自己所承認的「西方人很少有欣賞東方文學的，中國和日本的詩人在西方的讀者也為數不多」〔寒哲（L.J. Hammond），2001：43〕；以至再如何的抬出

臺灣意識，依然是枉費力氣。二〇世紀八、九〇年代，此地有些作家的作品如李昂的女性主義小說、羅青的後現代詩、朱天文的同志小說等，曾在世界文壇「小」暴得文名（而被翻譯成多國語文），似乎在此地生產的文學就要出頭天了。但也不然，西方人所以看重這些作品，只緣於好奇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同志議題這些西方人的玩意兒到了臺灣究竟變成什麼樣子，聊以滿足原有的窺伺慾；它就好比1989年「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電影首次突破不批判政治的禁忌，立刻引起歐美影評界的騷動，最後贏得威尼斯影展的首獎，讓西方人士開了『臺灣也有一段不人道歷史』的眼界。這說來也沒有什麼好光榮的！外界永遠是從有利於他們的立場在看事物；什麼臺灣意識、臺灣語文，統統跟他們扯不上關係」（周慶華，2000a：13～14）。因此，可以說臺灣至今仍端不出足以讓西方人刮目相看的文學作品，有關臺灣文學的「前景」還頗為暗淡！

從上述臺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命運的一波三折情況來看，如果長此以往而不思改善，那麼大家只會自我抵銷力量或懶怠於突破現狀而無法調整步伐重新出發（有些不認同有特定意涵的臺灣文學的作家，就不可能被收編而坐下來「共商大計」）；更何況還有一些「設門拒敵」或「突襲降服」的表現，只能平添內部緊張肅殺的氣氛而根本無助於自己在世界文壇上揚眉吐氣呢！

三、意識形態化與去意識形態化的糾葛

綜觀臺灣文學內部的種種「盲視」和「紛爭」，說穿了就是